

世界会消失吗

■ 庞羽

关于世界是否会消失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地问过马露。她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无数假设:在海滩上唱歌、在19世纪海盗船上拨动船舵、在800米悬崖上蹦极而下,这样我们的世界就会消失一会儿。这些假设都被她否定了。

说实话,毕业之后的5年里,我和马露没有多少接触。我只知道,我的世界里有她这个朋友,陪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马露结婚了,她做起了她的全职主妇,我依然抱着这个问题在人世独自穿梭,她不念叨我,我也不去打搅她。我有那么一种感觉,如果我打破了之间脆弱透明的外壳,我就会失去她。我不仅失去了她,我还会失去校园的格子裙、春天的艾草团、蓝色的花雕玻璃。我对我们之间葆有神圣的期待与信仰。然而就在马露结婚一年后,马露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知道世界是怎么消失的了。我坐在出租屋里琢磨了半天,还是决定约马露出来喝下午茶,我必须搞清楚。

约在星巴克见面,这是21世纪绝大多数年轻人人都做过的事。我给马露点了杯香草拿铁,又买了两块小蛋糕。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怎么让这个世界的消失吗?

马露吸了一口拿铁,又耸耸肩,舀了一块草莓蛋糕。

我愣了一会儿,喃喃道:你……过得还好吗?

马露眨了眨眼她粘着双眼皮贴的眼睛,抿了抿梅子色的口红,用手从下往上撩头发,无名指上的钻戒宛如一道流星划了过去:怎么说呢,昨天去美容院做了身体SPA,今晚又约了做美甲,日子就这样过着呗。

你真不打算找工作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你赚一辈子的钱,都不如嫁个好老公。高中时,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要考名牌大学,赚大钱。

不管怎么赚的钱,到手了就是自己的。倪珍,我奉劝你一句。

我能怎么办呢?我苦笑一声。

上次,你二姨给你介绍的那男的,个头矮了点,样貌丑了点,还有点秃顶。这不是重要的,人家家里有钱。你明白了吗?

想到以后我的孩子可能秃顶,我日子就熬不下去了。

那不一定。你要想到,你孩子会有钱。你和高中时不一样了。

马露又舀了一勺草莓蛋糕:那时年纪小,是个幼稚的文艺女青年。

你说要和我一起周游世界,诗酒当家的。

算了,倪珍。我以前还想去太空呢。大学我们还去先锋书店玩呢,你那时还爱读书,特别喜欢海子,说以后要当个诗人。

马露皱了皱眉,又松开了,指尖的璀璨一闪而过:我说倪珍,你都多少岁了?还想着读书写作,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纪,耗得起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个秃顶的男生,确

实约我出去走着。

然后呢?你就不能主动一些吗?

我还是希望他头发多一点。

倪珍,我问问你,今年多大了?

和你一样,27岁了。

是啊。你不想想,27岁,在婚恋市场,已经属于滞销货了,人家23、24的都开始挤兑我们了,男人嘛,你懂的,就喜欢年轻漂亮的。作为朋友,我必须告诉你这点。

滞销货?我重复着这个词。我倒觉得27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不,我的意思是,无论多少岁,我们都必须有重新开始人生的勇气。我可以68岁开始读书,也可以13岁开始健身,我可以45岁开始恋爱,也可以20岁就去嫁人。都可以的,自己的人生,只有我自己才是主角,如果我们勇敢一点,我们还是自己的导演。

得得得,倪珍,你告诉我,你吃过法国的鹅肝、比利时的巧克力、西班牙的火腿吗?

这倒没有。

你这些都没有经历,你怎么和我谈人生?

我低下头,不去看马露。我杯子里拿铁的颜色开始逐渐加深,宛如一只褐色的眼睛,倏地它又旋转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黑洞,摆在我们之间。

你还记得赵时秀吗?我小声问。

她呀,我们班成绩最差的那个。马露撇了撇嘴。

她现在可红了,到处都在宣传。呵,一个小网红,没家底的东西。

她的书卖得很好,我也买了一本。

马露抬起头,眼睛宛如两块玻璃,反射出了我的影子:书?你买她的书做什么?

我不做声了。我感到马露对我说的什么内容十分愤怒。从小到大,她的一切都是优于我的,家世、样貌、身高、成绩。现在,她的生活依然远远优于我,可她就是对我不满。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就连让世界消失这个问题,她都对我感到愤怒。似乎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能构建出这个假设的人,就与他们这个世界的人有所不同了。我想起一件事,大概是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教室墙壁上涂满了涂鸦,老师问是谁干的,我主动承认了错误,老师却说画得还不错。后来,马露找到了老师,说里面的花草是我画的,鸟兽都是她画的。我当时还不能明白,就算是个错误,她也要错得比我多,错得比我漂亮。

家庭主妇,应该挺幸福的吧?我说。

马露摘下她的钻戒,指着圈内的一行字告诉我:PT999,纯铂金,钻石也是一克拉的。

确实挺幸福的。我应和她。那你在家里主要做什么呢?



我女儿可乖了。我就带带孩子,画画什么的。我已经画了50多幅油画了,我给你看看我的作品。马露掏出苹果手机,刚找了一会,又想起了什么,惊讶、尴尬、恼羞在她脸上闪过。

说实话,马露的境遇,我不是没有耳闻。她毕业后,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父母给她介绍了这么一个有钱人,有别墅有豪车,条件是回家生孩子。马露生了一个女儿,正准备要第二个孩子。没错,她住着别墅坐着豪车,但她常年在家画画倒是真的。在那个地方,她不过是个能生孩子的透明人。

看着默不作声的马露,我端起了咖啡。我并不是幸灾乐祸,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我做了三个月工作,还跑去山区支教了半年。第三份工作辞掉后,我拿着这几年的积蓄,去了西藏、大理和乌鲁木齐。在西藏的雪山上,我很想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可算来算去,也只有那么几个。我拨通了马露的电话,又按掉了。我怕吵着她孩子睡觉。

你想出去走走吗?和以前一样,我安慰了马露的沉默。

马露吃掉了面前的草莓蛋糕,又尝了一口我的巧克力蛋糕。

我就想尝尝星巴克的新品,不是怕浪费。马露强调。

走在街道上,我仿佛回到了10年前。

主题词写作——朋友之间

■ 李琪

初我到这边的时候,是他们帮我克服了初来乍到的各种迷茫不安,因而临近离别时刻,在心里很是伤感了一番。其中一位临行前,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借着大雄和哆啦A梦离别的情景,哭湿了好几张纸巾。然而不久之后发现,除了每个月两次约饭无法实现,其他的感受并无太大差别。我在手机这头,看到她在朋友圈里继续做一个看书考试面朝大海生活小资的淑女,在微博上对各种社会现象慷慨陈词积极并转发帅哥图片,通过微信语音大段大段吐槽某部电影,说一些不怎么岁月静好的废话。尽管存在时差,但晨昏颠倒的生活规律弥合了这一点,只要你足够宅,手机里的朋友究竟是在东四环还是南半球其实区别不大。古人说天涯若比邻,通过网络和手机app,确实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远距离间隔的朋友们,就像隔壁邻居一样,甚至比邻居对于你的实时动态还要清楚。新的兴趣,情感动向,人际关系,都能清晰而准确地传达。

今年1月中旬,在电视上看到关于疫情的消息。我问一些在武汉的朋友,情况究竟如何了。他们虽都不算特别清楚,但也隐隐感受到一些急迫,于是不约而同告诉我,春节最好别回来了。假期里百无聊赖,每天都和手机形影不离,打开蚂蚁森林打算收点能量,却发现有些人已经很久都没有能量产生了,或者是寥寥的1g和2g。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现在他们待在自己家里,哪儿都不能去。他们还好吗?有没有感到害怕?看到视频里空空荡荡的汉街,会不会一下子眼睛变酸?每次聊天例行的结束语,都是“你(们)要保护好自己”。但是在看不见又仿佛无所不在的病毒面前,到底要怎样才算保护好自己,谁也说不好。真希望这只是静悄悄的蛰伏,仿佛一次例行的冬眠。从前也不是没有灾难性的时刻,但

这一次对我来说更加切近。我远远地关心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仿佛关心着平行世界里的我本人。最开始我们都是蒲公英,因为一阵偶然的风就此分开。为了把根扎进地里,每个人都耗尽力气,为了维持日常而疲惫不堪,如果一年能够见上一面,就已经是天大的交情。那些待在手机里的朋友,在别处长成树的朋友,不断延伸根系的朋友,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磨难,我不敢问,也害怕问。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这一切原本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他们的遭遇也会是我的命运。

我只能待在家里做无用的祈祷,期待春天早些到来。即便走出门去,偌大的城市里看不到完整的面部表情,口罩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就这样日复一日。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人们甩掉厚重的冬衣。沉默得像是死去的深色树枝,也露出新芽的一鳞半爪,河水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颜色,两岸的嫩绿被夕阳染上一层绒绒的淡黄。某天当我再度打开蚂蚁森林,那几个账号边上,又出现了熟悉的小绿手,那一刻心里冒出的欣喜在心中充盈。我看到那些绿色的小气泡,一个个代表着他们走动、买卖、彼此问候,在口罩建立的新规里延续着旧日传统。我明白那个城市又重新活了过来。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刻,大家都在惴惴不安中喜悦着,尽力往前看。

或许这时候,每个人都期待见到更多完整的脸,一些人打算摒弃掉那些缺乏必要的交际行为,只和最真实的人说话,了解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或许我们依旧不能见面,只在手机另一端安静地存在着,那就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吧,在变成真正的树或者什么别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之前,如果感受到暖意,那一定来自某棵熟悉的树,因为喜悦而给我捎来的风。

我们晒着正午阳光,立春后还有寒意在北方大地逗留
你要去的地方,盛产葡萄和美酒
有醉人的雪山和空旷的原野
火车经过春天,村庄在雨雾中醒来
鸟雀屏蔽森林动静
香椿树是一种迷人的香,弥漫在院子
我们聊着热爱和沮丧的生活
你说受够了南方潮冷的空气
那是第一次远行,机械流水线上的手
组装手机、电脑、电动玩具……
甚至组装公路奔跑的汽车
那些油漆色、钢铁味的零部件
像打进身体的骨钉,天阴时隐隐作痛
二十二岁第一次失恋,海岸线
起伏忧伤,低垂的海鸥
带你回到家乡,带你穿过
繁星星辰的墓地
墓地躺着我们的祖辈
他们土豆般的命运,都在泥土里
秋天到来,硕果累累
北方的苹果,让你
想起爱情的火花转瞬即逝
于是,我们不再聊陈旧的事物
厨房里,母亲炖着地窖的萝卜
屋里挂满辣椒、玉米、豆角……
它们都有故乡,它们最接近的地方
等你回来时,林间一定堆满落叶
松林燃烧油脂,河流梳理山脉
仿佛冬雪来了
童年还在柿子树下红扑扑地长大
葱郁的青春还在城市渐渐消失
今晚,夜幕降临头顶
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山岗,空有乡村隐秘的记忆
多年后,谁会说起薄唇间浓重的方言
谁会怀念雷雨和闪电移居人间的黄昏
我们点燃微亮的天空
在时速的光轮中,辨别相似的命运

我们辨别相似的命运

■ 赵琳



种树记

5g的小额能量,则很有可能
在商圈消耗了一整天。而看到屈指可数的1g或者2g,便会感到由衷的安心与共鸣感——这位朋友很可能和我一样宅一整天,当然,也可能是忘带手机了。

据说也有人在微信上进行步数的比赛。还有一些小游戏,玩家可以看到微信好友的成绩,每通过一个关卡,都能看到自己超过了哪些好友。现实生活中并不经常碰面的人,或许只是因为某个理由加过微信,并无深交,但是在小游戏里,大家心照不宣地展开比赛。一开始看到某个ID,努力回想现实中的

面孔,心想他已经玩过这么多关了,着实厉害。玩了几局之后,发现这个游戏不仅需要手稳,还需要耐心不能急躁,以及不断积攒经由失败得出的经验,那么,他到底玩了多久?后来输掉的次数越多,就越发感到奇怪,这人怎么能在这种单调的重复上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啊,他可真真是个无聊的人。不知不觉间就完成了又一次价值判断。

面对面的交流固然值得推崇,然而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尤其是以网络app为载体的交流方式,已经逐渐取代其他传统方式而成为主流。见字如面蜕变成了高雅情调,打电话在某些场合也被视为冒犯,从手机app里发出讯息,由接收者决定回复与否,给人充分的选择权,既留有余地也能展现个人风格,实属了不起的新风尚。

前些年几个老朋友接二连三离开北京,当

小半年前我在蚂蚁森林种下一棵红柳,接下来的目标是再种一棵胡杨。据说红柳可活百年,胡杨树龄逾千,倘若成活的话,估计都比我要活得久,多年以后见此树如见人,便不需要有字的碑。为着这个打算,我开始热心收集绿色能量,虽然不至于做好excel用闹钟掐表来抢,但也是时时留心在意,得空想起来打开手机一刷,看到绿色小手就十分欣喜,这是能采摘绿色能量的标志。有时候收得多些,有时候收得少,掉落多少其实比较随机,因为不着急用,倒也不慌不忙,多少都乐意,尽管只有二十来个好友,却很少有落空的时候。

时间长了渐渐能看出一些意思,绿色能量和人的步行数据还有消费行为相关联。工作日能量产生最多的是我,每天晚饭后遛弯一万步是他的固定项目。休息日大额能量产生,大概率是此人出门远足玩耍,如果只是一连串

